

漢書卷六十六

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

公孫賀字子叔，北地義渠人也。賀祖父昆邪，〔一〕景帝時爲隴西守，以將軍擊吳楚有功，封平曲侯，著書十餘篇。〔三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昆音戶門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。」

賀少爲騎士，從軍數有功。自武帝爲太子時，賀爲舍人，及武帝卽位，遷至太僕。賀夫人君孺，衛皇后姊也，賀由是有寵。元光中爲輕車將軍，軍馬邑。後四歲，出雲中。後五歲，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，有功，封南窳侯。〔二〕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，無功，坐酎金，失侯。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，無功。〔三〕後八歲，遂代石慶爲丞相，封葛繹侯。時朝廷多事，督責大臣。〔三〕自公孫弘後，丞相李蔡、嚴青翟、趙周三人比坐事死。〔四〕石慶雖以謹得終，然數被譴。初賀引拜爲丞相，不受印綬，頓首涕泣，曰：「臣本邊鄙，以鞍馬騎射爲官，

材誠不任宰相。」上與左右見賀悲哀，感動下泣，曰：「扶起丞相。」賀不肯起，上乃起去，賀不得已拜。出，左右問其故，賀曰：「主上賢明，臣不足以稱，恐負重責，從是殆矣。」〔五〕

〔二〕臣瓚曰：「茂陵中書云封南翁侯，表亦作翁。」師古曰：「翁，翁二字同耳，音普敦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沮音子閭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督謂察視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比，頻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殆，危也。」

賀子敬聲，代賀爲太僕，父子並居公卿位。敬聲以皇后姊子，驕奢不奉法，征和中擅用北軍錢九百萬，發覺，下獄。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，不能得，上求之急，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。上許之。後果得安世。安世者，京師大俠也，聞賀欲以贖子，笑曰：「丞相禍及宗矣。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，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。」〔二〕安世遂從獄中上書，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，〔三〕及使人巫祭祠詛上，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，〔四〕祝詛有惡言。下有司案驗賀，窮治所犯，遂父子死獄中，家族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斜，谷名也，其中多木。械謂桎梏也。言我方欲告丞相事，獄辭且多，械繫方久，故云然也。斜音弋奢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武帝女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甘泉宮在北山，故欲往皆言上也。刻木爲人，象人之形，謂之偶人。偶，並也，對也。」

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，成於江充，遂及公主、皇后、太子，皆敗。語在江充、戾園傳。〔二〕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武五子傳敘戾太子謚戾，而置園邑，故云戾園也。」

劉屈氂，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，〔二〕不知其始所以進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屈音丘勿反，又音其勿反。」

征和二年春，制詔御史：「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勢而爲邪，〔二〕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，不顧元元，無益邊穀，〔三〕貨賂上流，〔三〕朕忍之久矣。終不自革，〔四〕乃以邊爲援，〔五〕使內郡自省作車，〔六〕又令耕者自轉，〔七〕以困農煩擾畜者，重馬傷耗，武備衰減；〔八〕下吏妄賦，百姓流亡；又詐爲詔書，以姦傳朱安世。〔九〕獄已正於理。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，分丞相長史爲兩府，以待天下遠方之選。〔二〕夫親親任賢，周唐之道也。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爲澎侯。〔二〕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帝爲太子，賀已爲舍人，故云舊故。」

〔三〕如淳曰：「戍邊卒糧乏，不能爲方計以益之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丞相貪冒，受賂于下，故使衆庶貨賄上流執事者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革，改也。」

〔五〕如淳曰：「使內郡自作車，耕者自轉，所以饒邊，饒邊所以行恩施，爲己名援也。或曰以胡爲援也。」

〔六〕服虔曰：「詐令內郡自省作車轉輸也。邊屯無事之時，宜自治作車，以給軍用。」師古曰：「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。省音所領反。」

〔七〕文穎曰：「自輸穀於邊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重謂懷孕者也。言轉運之勞，畜產疲困，故〔反〕使懷孕者爲之傷耗，以減武備也。耗音呼到反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傳，逮捕也。」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「待得賢人當拜爲右丞相。」

〔一一〕服虔曰：「澎音彭。」晉灼曰：「東海縣。」

其秋，戾太子爲江充所譖，殺充，發兵入丞相府，屈釐挺身逃，亡其印綬。〔二〕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，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。〔三〕上問「丞相何爲？」對曰：「丞相祕之，未敢發兵。」上怒曰：「事籍籍如此，何謂祕也？」〔三〕丞相無周公之風矣。周公不誅管蔡乎？」乃賜丞相璽書曰：「捕斬反者，自有賞罰。以牛車爲櫓，〔四〕毋接短兵，多殺傷士衆。〔五〕堅閉城門，毋令反者得出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挺，引也。獨引身而逃難，故失印綬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置謂所置驛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籍籍猶紛紛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櫓，櫓也。遠與敵戰，故以車爲櫓，用自蔽也。一說櫓，望敵之樓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用短兵則士衆多死傷。」

太子既誅充發兵，宣言帝在甘泉病因，疑有變，姦臣欲作亂。上於是從甘泉來，幸城西建章宮，詔發三輔近縣兵，部中二千石以下，丞相兼將。太子亦遣使者擣制〔二〕赦長安中都官囚徒，〔三〕發武庫兵，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，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，〔三〕皆以裝會。侍郎莽通使長安，因追捕如侯，告胡人曰：「節有詐，勿聽也。」遂斬如侯，引騎入長安，又發輯濯士，以予大鴻臚商丘成。〔四〕初，漢節純赤，以太子持赤節，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。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，安受節已閉軍門，不肯應太子。太子引兵去，歐四市人〔五〕凡數萬衆，至長樂西闕下，逢丞相軍，合戰五日，死者數萬人，血流入溝中。〔六〕丞相附兵浸多，〔七〕太子軍敗，南犇覆盎城門，得出。〔八〕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，坐令太子得出，丞相欲斬仁。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：「司直吏二千石，當先請，奈何擅斬之。」丞相釋仁。〔九〕上聞而大怒，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：「司直縱反者，丞相斬之，法也，大夫何以擅止之？」勝之惶恐，自殺。及北軍使者任安，坐受太子節，懷二心，司直田仁縱太子，皆要斬。上曰：「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，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，可謂元功矣。」

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。其封通爲重合侯，建爲德侯，成爲稭侯。〔一〕諸太子賓客，嘗出入宮門，皆坐誅。其隨太子發兵，以反法族。吏士劫略者，皆徙敦煌郡。〔二〕以太子在外，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。後二十餘日，太子得於湖。語在太子傳。〔三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矯與矯同，其字從手。矯制，託稱詔命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京師諸官府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長水，校名，宣曲，宮也，並胡騎所屯。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輯濯士，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。短曰輯，長曰濯。輯音集，字本從木，其音同耳。濯字本亦作權，並音直孝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敵與驅同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溝，街衢之旁通水者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浸，漸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，一號杜門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釋，放也。」

〔一〇〕孟康曰：「稭音妬，在濟陰成武，今有亭。」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「非其本心，然被太子劫略，故徙之也。」

〔一二〕師古曰：「湖，縣名。」

其明年，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，丞相爲祖道，送至渭橋，〔一〕與廣利辭決。廣利曰：「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。」〔二〕如立爲帝，君侯長何憂乎？」〔三〕屈釐許諾。昌邑王者，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。貳師女爲屈釐子妻，故共欲立焉。是時治巫蠱獄急，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，使巫祠社，祝詛主上，有惡言，及與貳師共禱祠，欲令昌邑王爲帝。有司奏請案驗，罪至大逆不道。有詔載屈釐廚車以徇，〔四〕要斬東市，妻子梟首華陽街。貳師將軍妻子亦收。貳師聞之，降匈奴，宗族遂滅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祖者，送行之祭，因設宴飲焉。」

〔二〕如淳曰：「漢儀注列侯爲丞相，稱君侯。」師古曰：「楊惲傳丘常謂惲爲君侯，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，非必在於丞相也。如氏之說，不爲通矣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如，若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廚車，載食之車也。徇，行示也。」

車千秋，本姓田氏，其先齊諸田徙長陵。〔一〕千秋爲高寢郎。〔二〕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，久之，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，〔三〕曰：「子弄父兵，罪當笞；天子之子過誤殺人，當何罪哉！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。」是時，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，乃大感寤，召見千秋。至

前，千秋長八尺餘，體貌甚麗，武帝見而說之，〔四〕謂曰：「父子之間，人所難言也，公獨明其不然。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，公當遂爲吾輔佐。」立拜千秋爲大鴻臚。〔五〕數月，遂代劉屈氂爲丞相，封富民侯。千秋無他材能術學，又無伐閱功勞，〔六〕特以一言寤意，旬月取宰相封侯，世未嘗有也。後漢使者至匈奴，單于問曰：「聞漢新拜丞相，何用得之？」〔七〕使者曰：「以上書言事故。」單于曰：「苟如是，漢置丞相，非用賢也，妄一男子上書卽得之矣。」使者還，道單于語。武帝以爲辱命，欲下之吏。良久，乃貰之。〔八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高廟衛寢之郎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所告非常，故云急變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說讀曰悅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當其立見而卽拜之，言不移時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伐，積功也。閱，經歷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言此人何以得爲相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貰，寬縱也，謂釋放之也。其下亦同。」

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，居位自稱，踰於前後數公。〔二〕初，千秋始視事，見上連年治太子獄，誅罰尤多，羣下恐懼，思欲寬廣上意，尉安衆庶。〔三〕乃與御史、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，

勸上施恩惠，緩刑罰，玩聽音樂，養志和神，爲天下自虞樂。^{〔三〕}上報曰：「朕之不德，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，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。」^{〔四〕}朕日一食者累月，乃何樂之聽？痛士大夫常在心，既事不咎。^{〔五〕}雖然，巫蠱始發，詔丞相、御史督二千石求捕，^{〔六〕}廷尉治，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。^{〔七〕}曩者，江充先治甘泉宮人，轉至未央椒房，^{〔八〕}以及敬聲之嚮，李禹之屬謀入匈奴，有司無所發，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，所明知也。至今餘巫頗脫不止，^{〔九〕}陰賊侵身，遠近爲蠱，朕媿之甚，何壽之有？敬不舉君之觴！謹謝丞相、二千石各就館。」^{〔一〇〕}書曰：「毋偏毋黨，王道蕩蕩。」^{〔一一〕}毋有復言。」^{〔一二〕}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言稱其職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尉安之字，本無心也，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虞與娛同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謂與太子戰死者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言既往之事，不可追咎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督，察視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鞠，問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椒房，殿名，皇后所居也。以椒和泥塗壁，取其溫而芳也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言往往尙爲蠱也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謝，告也。館，〔宮〕〔官〕〔舍〕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周書洪範之辭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不許其更請。」

後歲餘，武帝疾，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爲太子，〔二〕拜大將軍霍光、車騎將軍金日磾、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，並受遺詔，輔道少主。〔三〕武帝崩，昭帝初卽位，未任聽政，〔三〕政事壹決大將軍光。千秋居丞相位，謹厚有重德。每公卿朝會，光謂千秋曰：「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，今光治內，君侯治外，宜有以教督，使光毋負天下。」〔四〕千秋曰：「唯將軍留意，卽天下幸甚。」終不肯有所言。光以此重之。每有吉祥嘉應，數褒賞丞相。訖昭帝世，國家少事，百姓稍益充實。始元六年，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，問以民所疾苦，於是鹽鐵之議起焉。〔五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鉤弋，宮名也，昭帝母趙婕妤好居之，故號鉤弋夫人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道讀曰導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年幼，故未堪聽政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督，視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議罷鹽鐵之官，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，因總論政治得失也。」

千秋爲相十二年，薨，諡曰定侯。初，千秋年老，上優之，朝見，得乘小車入宮殿中，故

因號曰「車丞相」。子順嗣侯，官至雲中太守，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，坐盜增鹵獲自殺，國除。

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八年，自以爲國家興權筦之利，^{〔一〕}伐其功，^{〔二〕}欲爲子弟得官，怨望霍光，與上官桀等謀反，遂誅滅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權謂專其利使入官也。筦即管字也，義與幹同，皆謂主也。權解在昭紀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自矜其功也。」

王訢，濟南人也。^{〔一〕}以郡縣吏積功，稍遷爲被陽令。^{〔二〕}武帝末，軍旅數發，郡國盜賊羣起，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，以軍興從事，誅二千石以下。勝之過被陽，欲斬訢，訢已解衣伏質，^{〔三〕}仰言曰：「使君顓殺生之柄，威震郡國，^{〔四〕}今復斬一訢，不足以增威，不如時有所寬，以明恩貸，^{〔五〕}令盡死力。」勝之壯其言，貰不誅，因與訢相結厚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訢字與欣同。」

〔二〕孟康曰：「故千乘縣也。被音罷。」師古曰：「音皮彼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質，鎡也，欲斬人皆伏於鎡上也。鎡音竹林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爲使者，故謂之使君。使音所吏反。顓與專同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貸猶假也，言饒假之。貸音土戴反。」

勝之使還，薦訢，徵爲右輔都尉，守右扶風。上數出幸安定、北地，過扶風，宮館馳道脩治，供張辦。^{〔一〕}武帝嘉之，駐車，拜訢爲眞，視事十餘年。昭帝時爲御史大夫，代車千秋爲丞相，封宜春侯。明年薨，諡曰敬侯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供音居用反。張音竹亮反。」

子譚嗣，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，^{〔二〕}益封三百戶。薨，子咸嗣。王莽妻卽咸女，莽篡位，宜春氏以外戚寵。^{〔三〕}自訢傳國至玄孫，莽敗，乃絕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與讀曰豫。」

〔三〕張晏曰：「莽譚取同姓，故氏侯邑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此說非也。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，故以侯號稱之耳。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，祖系各別，故爲婚娶，旣非私竊，不須避諱，諱亦不可掩也。」

楊敞，華陰人也。給事大將軍莫府，爲軍司馬，霍光愛厚之，稍遷至大司農。元鳳中，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，以告敞。敞素謹畏事，不敢言，乃移病臥。^{〔一〕}以告諫大夫杜延年，延人以聞。蒼、延年皆封，敞以九卿不輒言，故不得侯。^{〔二〕}後遷御史大夫，代王訢爲丞相，封安平侯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移病，（讀以）（謂移）書言病。一曰以病而移居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聞之不卽告言也。」

明年，昭帝崩。昌邑王徵卽位，淫亂，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。議既定，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。敞驚懼，不知所言，汗出洽背，徒唯唯而已。〔二〕延年起至更衣，〔三〕敞夫人遽從東箱，〔三〕謂敞曰：「此國大事，今大將軍議已定，使九卿來報君侯。君侯不疾應，與大將軍同心，猶與無決，〔四〕先事誅矣。」延年從更衣還，敞、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，〔五〕請奉大將軍教令，遂共廢昌邑王，立宣帝。宣帝卽位月餘，敞薨，諡曰敬侯。子忠嗣，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，益封三千五百戶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唯唯，恭應之辭也，音弋癸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遽，速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與讀曰豫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三人共言，故云參語。」

忠弟惲，字子幼，〔二〕以忠任爲郎，補常侍騎。〔三〕惲母，司馬遷女也。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，頗爲春秋。以材能稱。好交英俊諸儒，名顯朝廷，擢爲左曹。霍氏謀反，惲先聞知，因侍中金安上以聞，召見言狀。霍氏伏誅，惲等五人皆封，惲爲平通侯，遷中郎將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憚音於粉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爲騎郎而常侍，故謂之常侍騎也。」

郎官故事，令郎出錢市財用，給文書，乃得出，名曰「山郎」。^{〔一〕}移病盡一日，輒償一沐，^{〔二〕}或至歲餘不得沐。其豪富郎，日出遊戲，或行錢得善部。^{〔三〕}貨賂流行，傳相放效。^{〔四〕}憚爲中郎將，罷山郎，移長度大司農，以給財用。^{〔五〕}其疾病休謁洗沐，皆以法令從事。郎、謁者有罪過，輒奏免，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，至郡守九卿。郎官化之，莫不自厲，絕請謁貨賂之端，令行禁止，宮殿之內翕然同聲。由是擢爲諸吏光祿勳，親近用事。

〔一〕張晏曰：「山，財用之所出，故取名焉。」

〔二〕晉灼曰：「五日一洗沐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言出財用者，雖非休沐，常得在外也。貧者實病，皆以沐假償之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郎官之職，各有主部，故行錢財而擇其善，以招權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放音斧往反。」

〔五〕應劭曰：「長，久也。一歲之調度也。」蘇林曰：「簿書給繇之長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應說是也。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，

及文書之調度，而移大司農，以官錢供給之，更不取於郎也。」

初，憚受父財五百萬，及身封侯，皆以分宗族。後母無子，財亦數百萬，死皆予憚，憚盡復分後母昆弟。再受訾千餘萬，皆以分施。其輕財好義如此。

憚居殿中，廉絜無私，郎官稱公平。然憚伐其行治，^{〔一〕}又性刻害，好發人陰伏，同位有

忤己者，必欲害之，以其能高人。由是多怨於朝廷，與太僕戴長樂相失，卒以是敗。^(三)

^(一)師古曰：「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。」

^(二)師古曰：「卒，終也。」

長樂者，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，及即位，拔擢親近。長樂嘗使行事^(隸)，^(肆)宗廟，^(二)還

謂掾史曰：「我親面見受詔，副帝^(隸)，^(肆)，稔侯御。」^(三)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，事下廷

尉。長樂疑惲教人告之，亦上書告惲罪：「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，^(三)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：

『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，^(四)門關折，馬死，而昭帝崩。今復如此，天時，非人力也。』左馮翊

韓延壽有罪下獄，惲上書訟延壽。郎中丘常謂惲曰：「聞君侯訟韓馮翊，當得活乎？」惲曰：

『事何容易！脛脛者未必全也。』^(五)我不能自保，^(六)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簣數者也。』^(七)又

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，視諸將軍、中朝二千石。^(八)惲曰：『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，

謂之殍惡，單于不來明甚。』^(九)惲上觀西閣上畫人，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：『天子過此，

一二問其過，可以得師矣。』^(一〇)畫人有堯舜禹湯，不稱而舉桀紂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

殺，惲曰：『得不肖君，大臣爲畫善計不用，自令身無處所。』^(一一)若秦時但任小臣，誅殺忠良，

竟以滅亡；令親任大臣，卽至今耳。』^(一二)古與今如一丘之貉。』^(一三)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，

無人臣禮。又語長樂曰：『正月以來，天陰不雨，此春秋所記，夏侯君所言。』^(一四)行必不至

河東矣。』〔吾〕以主上爲戲語，尤悖逆絕理。

〔一〕服虔曰：「兼行天子事，先〔隸〕〔肆〕習威儀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肆音弋二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我副帝〔隸〕〔肆〕而稭侯乃爲御耳。御謂御車也。稭音丁故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犇，古奔字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抵，觸也，音丁禮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脛脛，直貌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言我尙不能自保，訟人何以得活。」

〔七〕李奇曰：「真人，正人也。」如淳曰：「所以不容穴，坐衡囊數自妨，故不得入穴。」師古曰：「囊數，戴器也。囊音其

羽反。數音山羽反。解在東方朔傳。憚自云今之訟人，亦於已有妨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謂譯者所錄也。視讀曰示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，故憚云不來。」

〔十〕師古曰：「過此謂經過此也。問其過，謂桀紂之過惡。」

〔十一〕師古曰：「無處所謂死滅也。」

〔十二〕師古曰：「言國祚長遠，可以至今猶不亡也。」

〔十三〕師古曰：「言其同類也。貉，獸名，似狐而善睡，音胡各反。」

〔十四〕張晏曰：「夏侯勝諫昌邑王曰：『天久陰不雨，臣下必有謀上者。』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。漢史記勝所言，故曰

『春秋所記』，謂說春秋災異者耳。」師古曰：「春秋有不雨事，說者因論久陰，附著之也。張謂漢史爲春秋，失之

矣。」

〔五〕張晏曰：「后土祠在河東，天子歲祠之。」

「事下廷尉。廷尉定國考問，左驗明白，〔二〕奏憚不服罪，而召戶將尊，〔三〕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，〔三〕曰：『太僕定有死罪數事，朝暮人也。』〔四〕憚幸與富平侯婚姻，今獨三人坐語，侯言「時不聞憚語」，自與太僕相觸也。〔五〕尊曰：『不可』。憚怒，持大刀，曰：『蒙富平侯力，得族罪！〔六〕毋泄憚語，令太僕聞之亂餘事。』〔七〕憚幸得列九卿諸吏，宿衛近臣，上所信任，與聞政事，〔八〕不竭忠愛，盡臣子義，而妄怨望，稱引爲詆惡言，〔九〕大逆不道，請逮捕治。」上不忍加誅，有詔皆免憚、長樂爲庶人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定國，于定國也。左，證左也，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。」

〔二〕蘇林曰：「直主門戶者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戶將，官名，主戶衛，屬光祿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飭與敕同。富平侯張延壽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言不久活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令延壽證云憚無此語，長樂誣之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，則我得罪至於族滅，深怨之辭也。」

〔七〕文穎曰：「勿使太僕聞憚此語。」師古曰：「亂餘事者，恐長樂心忿，更加增其餘罪狀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與讀曰豫。」